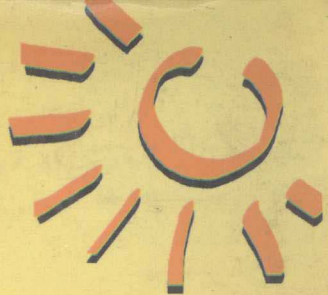


晨曦集



老手記

党旭 著

TWELVE
FORBIDDEN
FRUITS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晨曦采集者手记/党旭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80094-908-7

I.晨…

II.党…

III.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79 号

晨曦采集者手记

党旭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33 千字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2.80 元

前 言

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未来在青年人的眼前展现了广阔的天地，做为21世纪的青年人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在努力追求着什么；目前，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哪里；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和成功；他们将成为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值得探讨和关心的。

《晨曦采集者手记》就是一部反映当今时下青年人工作与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作者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目光追逐着当今年轻人的生命旅途，展开了一系列令人寻味的青年人特有的新鲜画面。

本书全文诙谐风趣，使你在消遣的同时获得启迪，同时集娱乐和实用性为一体，文章风格大胆创新，每一章都独具特色，反映了作者做为一名普通的现代青年的人生观和对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反思。

目 录

一、第三类接触.....	(1)
二、沉思者的饕餮之夜	(18)
三、二十而不惑	(28)
四、魔女的条件	(68)
五、磁力物语	(94)
六、“金玉凉言”	(110)
七、侏罗纪公园.....	(125)
八、成长补完计画	(154)
九、花溪头野游记.....	(169)
十、蝶恋花.....	(183)
十一、天上人间.....	(192)
十二、第十二缕晨曦.....	(288)

第三类接触

我第一次见到妓女，是在某大院里，那时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搞公司，在那里租了房，晚上我便住在那儿。隔壁那个公司的老板雇了一个助手，东北那“圪塔”的人，就叫他小 C 吧。一天晚上，我蹲在水池边洗衣服，像个农村妇女，没办法，创业艰难嘛！忽觉眼前一亮，只见一姑娘从远处走来。我揉了揉眼睛，没错！一个十分养眼的女孩她站在小 C 门前，看了看我这个“农妇”，然后敲门。灯光下，吓了我一跳——她长得很标致，简直是个苗条版的杨贵妃，面庞秀丽如冰荔枝，媚颜腻骨，一身轻柔洁白的衣衫，靓女常穿的那种皮靴。如此婀娜的身姿，再经过一番藻饰，美得不食人间烟火。正在我出神之际，小 C 打开门，把她让了进去。

过了没一会儿，小 C 走出来，和我聊了几句，随口问我：“累了一天了，干嘛不轻松一下，我请了个小姐过来。你要不要？她就在屋里等着呢。”我这才明白过来，她这样一个丽人淑女，表面纯净得像个天使，竟然是个……他让我几次，“这年头不是流行‘请玩’吗？你怕什么？守身如玉啊？”

此时此刻，天上一边乌云滚滚，邪恶的我之精灵呐喊着：“练童子功呀你！此世间还有几个你等这般的处男！？机会像道彩虹！让她为你破身吧！她是同样美的精灵！”另一边则辉闪着万道彩霞，善良的我之精灵圣母般地召唤道：“你心里一直保留着

那珍贵的东西，怀揣着对女孩的美好想象，不要轻易诋毁它，拆除它，一旦你不洁了，会像他们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堕落，站在光芒中吧！”

我在这光中眨着眼，把要出土的种子重新埋回了泥土中。我微笑着对小C说：“真是多谢！不过今天你慢用吧。我现在年龄还小，担待不起。

后来，在我们的公司黄金岁月逝去后，我开始“苏武牧羊”，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很快我就开始和老板南巡了，简单地讲就像乾隆微服下江南。我们去了苏州、云南、厦门、广州、海南等地。在饭店豪华的大厅里，海边金黄的沙滩上，娱乐城的霓光中，夜风吹拂的椰树下，又目击到了影影绰绰的“她们”。

在某地的海边，夕阳退去，我发现这里的夜色十分美丽，天也比北京明朗得多，上面繁星点点，加之幽蓝色无垠的大海的映衬，远处海上灯塔和游船上桔红色“人间灯盏”的撩拨，人的心情格外舒畅，好像肺腑被扩得无限大了。和我们同行的两位女郎带着年轻女性故有的淘气去海里淌水捞海贝了，我和老板则坐在沙滩的一个石台上聊天。

这时一个一直蹲守在海滨要塞的“妈咪”（俗称拉皮条的）开始行动了。这个半老徐娘凑过来，问我的老板（从他的肚子和岁数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人）：“老板？要小姐吗？个个鲜灵。”我做了个“摇镜头”。这时不远处两只“鸡”也凑过来，两人像是江南女孩，要么就是天府丽人，总之长得可人。一个穿着一身紧身服装，很性感，那些对自己的身材充满自信的女子才会这么穿；另一个则一件花色衬衣配上一条膝上丝织短裙，脚踩着中高跟鞋，在海风下有飘逸之感。两人都是披肩长发，都背着个小坤包。我心想，两个女孩一定是初出茅庐，所以才会请她来当代理人。就在我欣赏她们的服装时（我对服装设计颇有兴趣），我的老板已经含着心领神会的坏笑拒绝了她，多半是想为我为人师

表，以身作则一下，但那“鸡婆”仍未离开，和我们扯着近乎，问：“那这位小哥哥要不要？一看就知还很年轻，没做过，来一回吧？要不多可惜呀。让我们的小姐好好带带你。

我的“乾隆爷”继续笑着看着我，像在征求我的意见。那两个女孩也直看着我乐，弄得我……

像平地里突起一声忽啦啦的惊雷，我的恶之精灵在雷霆中闪现了：“还等什么?!等到天崩地裂你才悔恨没有去采明珠?!”而我的善之精灵也煽动着雪的翅膀悬在那海空耀眼的金瀑中，磬着天庭的回音：“你自己抉择，是择擅这海纯蓝的无愧，还是她们？我的光芒已传给你，但愿你的心光永远明亮!”

结果可想而知。我笑着对她说：“谢了！谢了！今天本人得了重感冒，怕传染给两位小姐。”于是她们顺坡下驴，知趣味地离开了。

在那之后，我把自己三过“佳门”而不入的“事迹”写了总结，自己表扬了自己。别人？他们会笑你痴，笑你傻，笑你古董和不谙世事，只有我知道自己珍而重之的是什么。

后来更要命了，已经发展到了“第三类接触”。

我的一个朋友逼我对一个女孩进行“话疗”。我问：“干嘛的？”他说，“是只‘鸡’”。我喝进嘴里的水差点没喷出来。他说：“她是一个被忧郁症吞没的女孩，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她已经不干这一行了。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最好能在哪个杂志上发表，街头小报也行。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帮个忙！别像没见过大世面似的。”我说：“你这厮也不想想，我是谁？写了东西想发表就能发表吗？你知道现在耍笔杆子是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他说：“你给我打住！发表不了就发表不了，只要她高兴就好。”没办法，谁让咱欠人家情呢？

于是……

那女孩带着一点仓皇的美丽，她有着苗条的身材和深山红萼

般的双颊，染成咖啡色的翩翩秀发，面庞中勾芡着一星妖娆，一点妩媚。两条修长的弯眉下有一双琥珀般的眼睛，唇红齿白。

她比我小一岁，她拜托我写出她的经历，因为她不大会写作，说写出来都是大白字。她说我可以帮她加工润色一下，去粗取精。她现在已经“金盆洗身”了，并且正要远走他乡开始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她说她很想让别人知道她的经历，问我在哪儿发表，我灵机一动说我要出一本书，起码一部分我们的同龄人能看到。

我倾听着她小孩般的柔嫩音色，在纸上给她作着“译文”，其“歌词大意”是：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别人做殡的情景，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强奸过，那时我才 14 岁，父亲和母亲离婚了，我由母亲带着。也许是为了生计，她开始和镇里那些野男人们鬼混，于是我也成了他们那些野合的牺牲品。有一天，她带回家一个男人，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开始我对这个男人印象还挺好，因为他爱讲故事，而且也好像见过很多世面。但有一天，我妈去一个亲戚家，说要晚上才能回来。那天中午，他来到我的屋子，关上门，我还以为他又要讲故事呢。可他说：‘咱们来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开始野蛮地解我的裤子。我反抗了，他急了，像暴徒一样用毛巾捂住我的嘴，把我绑在了床沿上。我哭着，他对我说：‘别害怕，小姑娘，我不会弄疼你的。’然后他……那时我好像很傻，自己只知道哭，因为很伤心，也很害怕，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再也不能挽回的事。他威胁我，如果我告诉了别人，我和我妈就都没命了。我确实对谁也没有说，在那后来我又见过那个男人几次，只是我不再叫他‘叔叔’了，而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看着他，我是想让他明白，我会复仇的。现在看来，是这件事使我比其他姑娘更早熟了一些。17 岁，我就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应该说还是有伙伴的，那时一些城里的包工头来镇里招人，招的大都是男孩

子，那些人说一到城里就会有工作，而且不必干苦力。于是我给我妈留了封信，拿了她一点儿钱，象征性地给了那个工头，他看到我漂亮，也不管钱够不够就让我混上了车。我就是这样辗转着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给我的新奇感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当时我们的车路过琉璃厂，看到那些古建筑时，我还以为故宫就在它后面呢！当然不用说，那些说我们会有好工作的人都是些骗子。总之，我离开了他们。为了生存，我当过保姆，帮人看过服装摊，也在中关村帮人卖过东西，干这些事还是有一些闲暇时候的。于是我就看书，看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适合我，心中暗想一定要在这里呆下去……在那之后，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男人，是浙江人，我对他不想过多的回忆，因为它带着伤痛，把我指引到了妓女这条路上。在最初的那段时间，我的确挣到了不少钱，这就使我继续干了下去，而且我真切地体会到一点，如果你当过小姐，你便什么都不会怕了……渐渐的，这一行的一些弊病也现露了出来：应付一个不喜欢的男人简直比应付魔鬼还累。曾经有人要花钱包我，但我受不了那种金丝雀似的生活，就像……就像郁金香，那些开放在田野上的虽然要顶风冒雨，但可以肆意地接受阳光，而一个人像被养殖在花瓮里的郁金香有多么悲伤！而且，我宁愿一个人给了钱就完事。反正自己已经麻木了，不想楔入一些比钱更多的东西……男人大多是禽兽，小姐大多是垃圾。那些男人在我们身上寻欢作乐的时候，可一点没有表现出他们披着衣服时装出来的那种风度。嫖娼的男人都有一种猎艳心理，他们根本不会认真对待我们这类千百人睡过的女人的。”

她停顿下来，问我是否听懂了她说的意思。我点点头，表现出我的认真，她却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说：“我觉得你们都很神秘，而我对神秘的事物都是很好奇并报着一种平常心的，对于我没有亲身接触过的事物我从不妄加评论。”

她笑了一下，继续陈述了下去：

“我曾经回去看过一回我妈，她脸上已刻下了很深的苍痕。一见面，她端详着我，流着泪说：‘丫头，怎么现在才回来？’我当时真的有一丝丝的辛酸和委屈，真有些想哭，但我没有。要知道当过‘鸡’的女孩都是很坚强的。虽然我从小就不爱我妈，她给了我太多的苦难，但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人，也希望她的晚年能过得好点。她在镇里一个乡镇企业上了班，是加工食品的那种厂子，我清楚她一定也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但好在这种厂子环境比较好，没有那种被扎断手的危险存在，而且据她说虽然工作枯燥，但和那些同事们在一起还是比较愉快的。总之，我放心了些。虽然我们没有电影里的那种‘母女情深’，但毕竟现在在家里也只有她和我了，我对她早先的错误已经原谅了。我还建议她找个老伴什么的，没想到她竟有点生气了，说自己不过也才50岁，还很年轻。后来，我问了那位‘叔叔’的事，她说已经好早就和他不在一起了，听说他还在混，赌钱输了个精光，还因犯案被关起来过，前不久卖了自己的房子去锦州了。岁月真是治愈创伤很好的药剂，再加上我后来干的这一行，心里复仇的火焰也早已熄灭了，只希望老天给他这种坏人更多的恶报。当时，虽然我们的镇子也已发展到‘繁华似金，五脏俱全’了，但因为在大都市住惯了，我还是回到了北京。临走前我给我妈留了一笔钱，怕她不要，放在了她枕头底下……”

我一边用头脑做着记录，一边端详着她，她的上身穿着件有玫瑰花饰的淡紫色吊带背心，脖子上挂着条银色十字架，下面穿条白色的七分裤，脚上是在女孩们中很时髦的无后跟拖鞋……遐想开始了……有人说最美的身体宛如雷达，它吸收和反射我们的多种直觉，将结果坦白给心灵。此刻，这种“反射”却使我无法确信一件事：这样的美体竟然能承受住无数男人的地毯式轰炸，而在这一翻藻饰下，仍显得那样清纯，和普通的女孩毫无两样。

就像云朵，其间尽管蕴含着雨，但表面上何等洁白！

在我这么想时，她的叙述已进入了关键的部分：

“我和现在的他相遇真的带着点浪漫色彩，也许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的赤裸裸的生活，老天决定给我点调剂吧。那一天，天下着小雨，总和我在一起的小芳病了在家躺着，我就一个人出来逛街。去了刚刚开业的丰联广场，买了条裤子，下午又去了燕莎。当天天气预报本来说是多云转阴的，没办法，北京的天气预报总是像我去抽奖券一样‘手气不准’，下午我一出燕莎就下起了雨。开始不大，我想我还能走到路上去打辆车的，我就往亮马桥那边跑，没想到不一会儿，雨点就像蚕豆一样大了。我是个爱得感冒的人，可不想把自己淋成一只‘落汤鸡’。没办法，我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树，我就到树下去避雨。它好像是那附近最大的一棵，树冠繁茂，但尽管如此，雨点还是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了下来。我感到自己好狼狈呵，像在躲避子弹那样紧紧靠在那树下。可想而知我现在要是跑回燕莎或是跑到公路上去拦车会有怎样的下场了。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我采购的那一大堆东西。当时的心情很是滑稽，我一方面感叹自己竟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隔绝在了这座‘孤岛’上，一方面却有闲情逸致欣赏那些被浇得抱头鼠窜的人们的滑稽相，就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远处打着闪，空气中也遽然充满了凉爽的湿气，可我当时的心情竟然很愉快，竟然笑出声来。其实这棵树下并不止我一个人在避雨，树大招风嘛！当时他和另一个秃顶的男人好像在另一棵较小的树下躲雨，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也被‘招’了过来。他穿着身体闲派的米黄色西服，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和一大卷图纸似的东西。很显然他是怕那些东西被淋湿才来避雨的。我开始根本就没注意他，只是他一个劲地往最安全的树根处靠，害得我不得不往旁边让了让，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看了他一眼，而他一直在向上看

着。老实说这第一眼还是给了我一点触动的，因为原本认为这种对女孩‘当仁不让’的男人都是长得比较刁蛮的，没想到他的确能用‘好看’这个词来形容一下。干我们这行通常已达到了对男人只是‘甄别’而不是欣赏的阶段，当然都会希望客人漂亮一些，但后来就不再关注这个了，因为当那些男人把手伸向你时就不会再去区分他们的嘴脸，反正他们从你这里拿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给你的也是同样的东西……而我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他长得够不上汤姆·克鲁斯那么潇洒，但给我的印象还是‘长得蛮干净的’。就这样，他傻乎乎地抱着那些东西往天上眺望着什么，好像和他那同伴说了一句：‘真是你不留人天留人呀！’；而他旁边那位秃顶一直在诅咒这天气。其实，事情就该这样结束了。但因为我的好心……我看到他手里的一卷东西滑落到了地上，而他却全然不知。我心里想，要是他那保护得像心脏似的图纸被地上的脏水弄湿了他又该慨叹‘天不留人物留人’了。于是，我捅了捅他，说：‘你东西掉了。’他转过脸来，好像这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他很费劲地蜷下身，捡起了那张纸，好像是幅画。然后，他望着我，带着种感激、好奇和打量，说：‘谢谢你，小姐。’我对他敷衍地一笑。他好像有了谈话的兴致，看着我说：‘你也抱着这么多东西，搬家呀？’我回答：‘怎么说我的家当也没你多啊。’这时虽然雨小了一点，但还是无法走动，我们就这样像上了同一条救生艇的遇难者那样心无芥蒂地聊了几句，加之当时天空带着些桔红色的反暗，显得很开阔，心情也自然轻松。他这个人很有趣，谈话的语调诙谐但稳重，是能把人逗得捧腹大笑自己却只带着很平常的微笑的那种人。真的有些酷，只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问我：‘小姐在哪儿高干？’这个问题的确是我最不愿意回答的，于是我随口瞎编：‘在一家外企做公关。’当时天上还不断地打了一会儿雷，他说：‘其实我们不该躲在这棵树下的，一声巨响就全报销了。’他那朋友接茬儿说：‘我这位哥们儿其实

是想说，即使和树一起被劈成两半，能认识您这样的美女也值了。’雨终于小了下来，他问我：‘买了好东西，一定着急回家是吧？’我笑着点点头。‘住哪儿呀？’我敷衍地大约说了个方位。没想到他认真琢磨了一下路线，说：‘还真顺路，走吧，我的车就在那边停车场上，捎你一程。’而我也是不坐白不坐，有人评价我们说当‘鸡’就是不像那些小家碧玉，很大方，去哪儿都不怵……说真的，我当时也只是想他这人有趣，也许能把他当成个普通朋友。在路上，我们在交谈中了解了对方一些共同的爱好，这就使我们以后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因为我们都喜欢打网球，于是他要了我的手机号，说他正发愁找不到对手。果然过了不久他就约我了，有了这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约会，我们的关系也由普通朋友间的好感发展成了恋情。我真没想到我这一生还会坠入爱河，本以为这世上所有男人都是丑恶和虚伪的，也已做好一辈子独守空闺的打算了。没想到……一次他对我说：‘其实那天在大树下我第一眼就开始注意你，对你产生好感，觉得你是那种纯洁、美丽、韵味像天使的女孩’。只是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习惯明目张胆地打量一个姑娘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这也使我产生了一些欺骗他的负罪感。在和他的来往中，我得知他是搞艺术品交易的，并且这种交易不止是限于国内。他说，你不是在外企干过吗？如果你愿意，咱俩一起做生意，你还能给我当翻译……我曾经因为他的爱，为我的身世哭过。要知道，如果我第一个遇到的男人是他，我真愿意把我的贞操献给他，可是，我已经是不贞洁的了。自从认识他并爱上他后，我几乎停止了接客，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总有一天我的职业会像我的外语水平一样在他面前彻底露馅儿。终于我下定了决心，把一切告诉了他。我本认为他会骂我，甚至打我，从此再也不要我了。我已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略微眯起眼，专注地，但并非伤害性地审视了我一番

后，竟然没有发作，而是把我搂在了怀里。他用迷乱而深情的眼睛望着我，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我上学时非常爱看《茶花女》，我觉得你就是里面的玛格利特，你是被迫的，对吗？’我在他怀里哭着，随他去说什么吧，我感激他，因为他已经认可了我。‘只是，’他接着说：‘只是，以后别再对我和其他任何人提起你的过去，我很健忘，已经把它忘了。我希望你也忘记它。还有，你我都是自由的，我们互相都有选择权，这样我们都不会很累。不过，别像今天这样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我真的差点没承受得了。’他像平常那样是半开着玩笑和我说这些话的。但我是十分认真的，我想让他明白，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属于他了，我愿意为我的承诺点一万次头，许一万次愿！”

她停下来喝了点饮料，并问我：“我的叙述你真的听得懂吗？”

我说：“你描述得很不错。真的很好！你的故事不说出来真是可惜了。”

于是，她又很自信地滔滔不绝起来：“我也不想成为他的义务和累赘，我本想好好学门技能，拿个文凭，去找个工作。但因为他那儿确实缺帮手，我也就跟着他干了。他对他的事业十分精通，是个专家，也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男人；而他对爱情和男女之间的事还停留在未学会向女孩表答爱意的初级阶段。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喜欢你，我想娶你。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好听的话，没有。我在这方面很是笨嘴拙腮。’他还说：‘我这是第一次和一个女孩这么深的接触，我只是一直在做物质上的准备，希望你能理解我。’当时他一次还没碰过我，竟然称‘这么深’。我真不知道他在他们说的中学那段最张狂的岁月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但他在感情方面的确很纯，从他说话，以及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在他打手机时，我也曾注意听他的谈话内容，都是些商业的话。记得第一次和他做爱时，我竟然像一个老师一样教他自己该怎样获

得快感，又怎样使一个女孩子获得快感。真可笑，这种事他甚至逗得我哈哈大笑。所不同的是，我在和他亲热共尽琴瑟之乐时是带着感情的，妓女们平时从来不带着真实感情。我很感谢老天把他赐予了我，他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潜藏的另一面。我和他干了一段美术品和工艺品销售工作，接触了许多外国人。这个圈子里的人不知道我的身世，对我都很有礼貌，我终于接触到了这些有教养的人，还长了不少见识。还有，我发现干这些事所挣的钱并不低于我干风尘行业所获的收益，而且这样的钱感到是干净的，花起来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任意挥霍了……我现在有很多计划，我打算去学外语，再学学经济，将来干干‘国际贸易’。虽然做生意很紧张，但会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当然，我也会为他尽一个女人的职责，为他烧饭洗衣，甚至为他生孩子。只是他说过他在35岁前不想要孩子，所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自由的时间……我想公布我的生活是想让姐妹们也好自为之，现在社会对我们这些卖过淫的女孩普遍采取人人喊打的政策，认为我们是垃圾、荡妇、最肮脏的动物，有些人称我们是‘卖肉的’、‘肉弹’、‘X弹’、‘耐玩的碧玉’。要知道，我们中许多姐妹是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有的实在是为了生存下去；有的曾被侮辱、被抛弃、曾经很纯洁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于是只好破罐子破摔了。我也知道，干这一行是错误和堕落的，也是《七宗罪》里所定义的其中一种罪恶。干这行的多数姑娘也都受到了惩罚：被管教、得了性病、怀了孕去打胎、成天脱光衣服被肮脏的野兽蹂躏、被欺诈、还有的被客人骗走杀害了。最后我想对我的姐妹们说一声：如果你已经遇到了一个真爱你的人，或者如果你一直被罪恶感吞噬着，真的想改过自新，那就真的去‘金盆洗身’，换一种生活吧。只要你思想改变了，你就还是贞洁的。”

听完她的话，我只觉得喉咙里堵着一块儿酸酸的东西，吐不

出来，也咽不下去。她的故事真是起伏跌宕，荡气回肠得像琼瑶的言情剧。

“我替你补充一句。”我说，“有一句话，叫做：‘当你出发时，不要回头。’”

她带着淡淡的恬静和淡淡的微笑思量了一下。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我说。

她笑了，“你这人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些写书的就是很有耐心。”

我急忙争辩：“千万别认为我是写书的，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我是搞影视的。”

她眼睛诙谐地一闪，“是嘛？那以后有什么角色一定要想着我哟！”

就在这时候，“探监”结束了，我那个朋友走进来，说：“你们也聊得差不多了吧？”

吃醋了！？要么是觉得我对她有所图谋？……这种人！

于是，在有了和“鸡”们的这一系列接触之后，我开始对这一社会现象关注起来。在那以后，通过耳闻目睹亲感，我几乎能做“卖淫嫖娼现象”的业余社会评论家了。

风尘女孩们的生活并非都像媒体中报道的那样：一个三陪小姐发给她的同乡一封电报：“这里人傻，钱多，速来！”。

孕育了她们生存土壤的便是以下这句话：

“男人有钱便学坏，女人学坏便有钱。”

男人一有了钱，就开始想着追欢买笑倚玉偎香踏春寻梅了……

“三陪”，已突破了原先的概念——陪喝、陪舞、陪坐，有了新的含义，又扩充了“陪吃，陪游，陪洗”等等。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陪泳”，年轻美貌的女郎们穿着大胆暴露的泳装，陪有钱的男人在海里畅游，在沙滩上嬉乐，日光浴。还有陪走，陪看

电影，让男人们初尝或重温花前月下的感觉。

那些陪看女……我曾在某家影院门口见过她们，另外一些有情侣双人座位的电影院也曾有，她们比那些发廊小姐的姿容要逊色一等，不过反正也是“黑暗里交易”。

至于按摩，我曾被一个发廊的小姐生拉硬扯地要给我做全身按摩，谓之以“保健”，80元一次。我问：“上半身的？”她笑着答：“还包括下身。”我拒绝了。但她拽着我的胳膊向我撒娇，说：“跟我到里面去嘛，我有话要跟你说。”但我还是推托了，逃过了这种“为顾客松松骨头”的服务。

在外省市的某些宾馆里经常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老板，要小姐吗？”“……要按摩吗？”“……先生一个人多寂寞，要陪陪吗？”那些声音都充满了诱惑，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妖女塞壬，专门用歌声引诱海上寥寂的水手，然后把他们变成石头。我问：“怎么收费？”小姐答：“按摩一个钟头98元，加上其他项目400元，我们可以再商量。”我问：“其他项目是指什么？”小姐的语气就像那些化妆品导购小姐一样爽直：“陪你洗澡，陪你做爱，陪你睡觉呗……”然后她的声音更显妩媚，带着绵绵的撒娇似的征求，“现在时间不早了，我过去我们再谈好不好？”我说：“不行。”于是，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挂上了电话。

据说，那些没有这种骚扰电话的宾馆都生意冷淡，所以后来都是有钱大家一块儿挣了。

歌厅、舞榭、发廊、酒吧、咖啡屋……在表面之中，你垂目顾盼着这些浮艳的美女，有的在这闲情雅趣的人士经常光顾之地彻底裸呈——而里面则另设机关，有种曲径通幽的效果，暗道可以做遁逸之用，前面一旦“报警”，下面便可以火速遁之，深受顾客小姐们的钟爱。这些红灯区暗度陈仓，里面的狂欢无论留下何等狼藉，总可以清扫得干干净净，不着痕迹。

而顾客们，又可以被分为三教九流。那些企业老板、公司经